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十三　　宋　李綱　撰

書六

雷陽與吳元中書　再與吳元中書

雷陽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啓元中覲文相公大孝服次近者使還上狀計已塵浣伏被八月二十五日所賜教墨竊審邇來動靜勝常感慰無諭秋暑未闌信後伏惟孝履支福蒙誨諭

華嚴宗旨所以與易同别者久逃虚空而聞昆弟親戚之謦欬慰可量也然則書竊謂易象正類華嚴以種種表法含容無盡世間出世間等無差别與來誨有未合者試畢其説華嚴以一塵含法界易含容無盡此固二書妙處不約而自合者至易之立象以盡意華嚴之託事以表法則所謂一塵含法界而含容無量者乃存乎其中二書立象表法以示人正為此事恐不當析而為二也華嚴法界不可窮而易斷自乾坤以下本無二理

世間出世間亦無二道何以言之易之卦以八周其立象皆八華嚴之方以十圓其表法皆十乾以三奇而畫天下之剛健坤以三耦而畫天下之柔順六子亦然故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攝總於八卦者重而錯之而其象遂至於無窮此即華嚴法界之互相攝入也夫以不可窮之法界而視乾坤以百千三昧法門而視易簡其不相侔可勝計哉然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法界之成壞一漚之起滅是也乾坤之開闢一氣

之盈虛是也寶刹現於毫端一法周於沙界遠則不禦不亦大乎邇靜而正不亦小乎此乃所謂一塵含法界而含容無盡者也豈有大小多寡之異耶易以卦為時其在華嚴則世界也易以卦為才其在華嚴則法門也華嚴法界自香火海建立如倒浮屠遞相圍繞其說至於不可說然不離於十方華嚴法門自十波羅密建立為十信十住十廻向十地有百千無量三昧法門然不離於十位易自乾坤建立而為八卦自八卦重而為六

十四卦其時其才差別不同而本之者八而已占筮之法自一卦復變而爲六十四步歴之術自爻策推之其數相乘有不可勝言者此易之書所以配華嚴之無窮也嘗觀十處九會雖升諸天宮說法而不離普光明殿雖普現羣生前而常處菩提會每會必有十方法界諸佛菩薩同一名號來集作禮同一威儀慰諭稱讚同一言說乃至所事之佛所從來國無不同者此何理耶譬猶鏡鏡相照光明交處其中妙影重重相入無有窮盡

是故百億天地即乾坤也百億日月即坎離也百億山海即艮兌也陰極陽生君子道長佛世出也陽極陰生君子道消佛滅度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世界生滅相因依也六爻周流循環無端萬物輪迴互高下也由是言之華嚴法界與易之乾坤諸卦豈有二理哉嘗觀善財之入法界徧參五十三善知識童男童女外道仙人醫卜船師無不求也妙高之峯海岸曠野城邑聚落無不至也文殊導其前普賢示其後彈指而樓閣開攝心

而佛境現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為菩薩道行菩薩行者則不出諸波羅密等法而已六十四卦善知識也君子觀象善財徧叅也卦之象無所不取而君子觀之無所不法自彊不息積小高大非精進乎自昭明德作事謀始非智慧乎反身修德儉德辟難非忍辱乎稱物平施施祿及下非布施乎懲忿窒欲慎言語節飲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行有恒非禪定乎敎思無窮容保民無彊茂對時育萬物所謂慈也議獄緩死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所謂悲也飲食燕樂朋友講習所謂喜也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所謂捨也成卦之象皆出於乾坤君子觀象皆得於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觀之華嚴法門與易之易簡諸法所謂世間出世間豈有二理哉繫辭論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薩也如所謂文殊小男普賢長子之類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謂毗盧遮那之類是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猶佛之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

化身之類言之異也八卦用事而易無作諸菩薩説法而佛無言散佛之體則文殊得其理普賢得其行觀音得其悲勢至得其智合之則佛也散易之體則乾得其健坤得其順六子得其動止陷麗説入合則易也神無方也易無體也佛身充滿於法界無不在無不為也無芥子許孔中無虚空無一塵中無佛身翺飛蠕動皆神之所妙草木縷結皆易之所存反而觀之則大千法界與夫天地萬物皆在吾方寸之間故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楞嚴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此心地法門也爲易之說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爲華嚴之說則曰當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心静而明廓而大虚而通寂而靈建立萬法爲之主宰而常患物蔽之則明者暗

大者小通者礙虛者頑所以操存而捨亡也故易立象以含容無盡華嚴表法以一塵含法界皆以其本來所有者示之非能與其所無而增其所虧也體此道者莫若誠至誠則不息不息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故曰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巳之性能盡巳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地參此致其誠而天地萬物得於一心者也昔之發無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為道元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根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般無上道
由此充之為十住十行十廻向十地成等正覺猶育孩
稚以為成人養根萌以為成材其骨節枝幹初已具足
充大之而已其悲願之深勇猛精進為羣生入諸惡趣
受種種苦心不退轉而况死生禍福毀譽足驚怖動搖
之乎故能出入三界遊戲十方於夢幻中而作佛事此
致其誠而華嚴法界得於一心者也二者皆不出於心
法故吾儕之所當自事者心而已了此則廓廓然更有

何事夫法華之喻非不表法也然不若華嚴全體表法之圓詩之比興非不立象也然不若易之全體立象之周故竊謂二書聖人以之立教於中國佛以之立教於西方其揆一也然易之教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華嚴之教頓直以白牛之車接上根者故易之教潔靜精微由域中以趣方外華嚴之教廣博妙㣲由方外以該域中此其不同者而其歸一也兩彼來教皆有不復措意儒術之語初因疑之今乃知以世間出世間法判而為

兩之故也夫晝之所想即夜之所夢生之所履即死之所為春之所種即秋之所穫所以處世間者即所以出世間者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運水般柴中坐脫立亡在著衣喫飯中無上妙道在平常心中顧試思之常變合諭辨博條暢無所拘礙然繩以法度得不謂之鑿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則無惡於智矣夫所以惡於鑿者謂逆理也順水之理而鑿之使通

何不可之有禹導河而鑿龍門决汝漢排淮泗其所鑿
多矣今瀕江諸山陡隳其半石壁巉然皆禹鑿之餘唯
順水使就下而趣於海故能錫玄圭而告成功使如近
時鑿三山以制河於兩股之中則真所謂鑿者也若合
論者其言順理乃所謂無惡於智者宰予之對社木孔
子所以深責之者非特以彊為之說而已正為使民戰
栗失周家忠厚之意二者皆因來諭故及之不知然否
承錄示襄陵易傳重煩顧盼感愧兼深近得崧老六月

間書第錄寄乾坤兩彖及諸卦大象今遂得全書觀之
慰幸何已頃見其所著春秋集傳辭意簡古如嘬橄欖
久方有味意謂義書亦然今乃文采瓌麗旨趣明達引
類擇義其言放肆該洽如河漢之無極殊出意表乃知
思精而才高卷舒雕璞無不可者正當於古人中求耳
雖未暇深考然領略其大意卓然高識發明聖人之旨
者博矣異時昭耀決不磨滅誠如所諭然猶有閒然者
惜其求於大象者太深而求於彖爻之象者未備也大

象未明一卦之體有實然者天行健之類是也有假設者天在山中大畜地中有山謙之類是也君子法之有取其義者有因其事者有隨其時者有順其象而法之者有反其象而法之者不可以一槩論反其象者正猶華嚴淨行會一切不善法皆為善法此睽之所以同而異明夷之所以用晦而明也雲雷為屯之象君子以經綸規模所以濟屯而已若以經象雲綸象雷則不可山上有雷為小過之象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儉三者皆過於所當過者而已若求諸雷山之象則不可凡此之類皆求之大象太深者也象以言一卦之才爻以言六位之情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擬之而後言非苟然也象之象有取正體者姤之女壯晉之錫馬蕃庶之類是也有取互體者蒙比之筮大畜之不家食之類是也有兼取正互體者屯豫之利建侯渙萃之假有廟之類是也有取卦變者井之改邑不改井噬嗑之利用獄之類是也有取時來者臨之八月有凶復之七日

來復之類是也有取卦爻者中孚之豚魚小過之飛鳥之類是也孔子於噬嗑言頤中有物於鼎言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於井言巽乎水而上水於小過言有飛鳥之象皆一見之使學者比類而思焉其實彖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爻之象有一爻之辭而兼五爻者若比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是也有兼四爻者若解之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是也有兼三爻者若師六五田有禽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是也有兼二爻者若

姤之九五以杞包瓜是也有相應者若睽之厥宗噬膚遇主於巷之類是也有相比者若豐之遇其配主遇其夷主是也有取正體者若鴻漸于木射雉一矢亡是也有取互體者若晉如鼫鼠用史巫紛若是也有兼取者若鳥焚其巢繫于苞桑是也有取卦體者若頥損益之龜大壯之羊剥之牀是也有取卦變者若无妄之不耕穫不菑畬巽之先庚後庚豐之見斗見沬是也有取爻之剛柔者若豫有艮體為介于石而困之剛爻亦為石節

有艮體為不出門庭而同人之柔爻亦為門是也有剛柔之爻兼取者若革之九五頥之六四皆為虎遯之六二革之初九皆為牛是也時物不同唯變所適雖取之非一端其實爻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項嘗疑觀盥而不薦當作沃盥之盥謂其致潔誠以先之也及考諸象乃知為祼鬯之祼蓋卦體有祼鬯之象其二體坤巽巽入也坤地也祼鬯入地以求神於陰所謂臭陰達於淵泉者也祼灌盥其字通用見於小學是以知欲定象

辭不可不求於象也又嘗疑姤九五以杞包瓜杞之象在四謂初剛柔正應也及考諸象乃知象在九二蓋二居巽體巽為木木之堅忍而體卑者杞也柔生於下如足蔓之瓜以杞包之使得所附而不高則柔道牽而不長以之者五也故為以杞包瓜方姤之時其權在二其患在初故羸豕也魚也瓜也皆初之象也金柅也包也杞也皆二之象也使二能制初則剛柔相遇常為姤而已不能制之柔道浸長而變二之剛四陽皆為之遯然

則杞之權安得在九四哉故二為包有魚四為包無魚
為是故也是以知欲定爻辭不可不求於象也今考蘇
老之說亦以盥為致潔以杞在九四則誤矣凡此之類
皆求之彖爻之辭未備者也然區區妄見有與說易者
不同而獨與蘇老合者如漸上九鴻漸于陸之類是也
有大同小異者如中孚之豚魚吉之類是也鴻之為物
以知進退為義進至于陵極矣故復漸于陸者以退為
進所謂進退可度也故其羽可用為儀吉在象則下艮

為陸上巽為進退是也而說者唯求進義至欲改陸以為逵不亦過乎崧老雖不取象而亦以為退之漸者以義得之也中孚成卦二陰偶於中四陽周於外葢有胎卵孚保之象胎生之多者莫如豚卵生之多者莫如魚故其象為豚魚吉者聖人仁心感物及於胎卵其政則所謂不麛卵不殺胎取鳥獸魚鼈必避其孚乳之時是也崧老之説謂中孚有伏卵之象得之矣而謂三之象為豚四之象為魚則非也方欲參訂以崧老之是者正

此之非而以考於象偶有得者亦以告之庶幾有以互相發明也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猶今之像設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使觀象者有所考焉爾審象而得之如高宗以夢而得傅說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而得死鼠由規矩以為方圓然後可以議方圓於規矩之外也即陰陽度數以求道然後可以見道於陰陽度數之表也相馬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鞹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闕一不可及其至也則牝而黃牡而驪足以得

天下之馬未能察馬之法式而曰我能得馬者妄也魚兎得筌蹄捐滓酎流糟粕棄此為得象者言而非求象者之事也所著釋象諸篇方欲即此以求象詎敢自謂得哉然用心則苦矣平時觀書常患涉獵多以意讀而弗深考偶有所得隨亦忘失唯筆削之則説而不通必思思而不得必考考沉思博考心醉神開然後得之此訓釋前言所以不為無補於學也雖然豈敢謂足以垂世哉聊以自娱永日而已易者憂患之書學於憂患之中

乃能有得正猶詩之窮然後工也雖不欲示人至於朋友同志亦所不秘也今掇釋象中數十條如前所言者錄致左右乘暇試觀之或有可取不至如宰予之對社願以一字定褒貶焉其乖於理者亦望一一疏示琢磨之益正望於左右也然竊告勿以它示蓋其間亦有未安隨得隨改者未欲拈出惟并此書能因便風錄以寄㤼老幸甚時方艱難吾三人者皆羈旅數千里外而書疏往反所論如此書生習氣真可笑也互體卦變見於

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其來久矣時來者剛柔相推相文之法俯仰者卦之覆變九師之流各祖述之以自名家皆古法也漢魏間談易如京房翼奉陸績虞翻之徒則一槩以象而不及義故其取象迂闊而煩多悖於義因以失象者多矣自輔嗣而降則一槩以義而不及象故其訓義不得辭之所指因失立象之意亦不為少二者胥失也孔子賛易葢兼脩焉象少義多者欲學者精以思索惟於十三卦制器尚象大振發之者舉一隅之

意也平時嘗疑今之筮者惟用爻辭而彖辭幾於虛設又諸爻皆變莫之適從因考古之占法乃知爻有變則從爻辭如陳侯之筮敬仲遇觀之比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是也爻無變則從彖辭如孔成子之筮衛元遇屯以示史朝曰元亨利建侯是也二爻以上變則從所變之彖辭如穆姜之筮遇艮之隨元亨利貞無咎是也如此之類非考則弗獲此思學之所以必兼也亦恐欲知故因亟問時來俯仰附着于此信筆作書不覺

辭費然公方北歸我正南渡自此書問勢難數通而况欲窺尋聲光耶會晤之期益以遠矣故因論易華嚴之合轍以所妄見者以告庶幾坐進此道則雖湖海阻邈未嘗不若談笑於一堂之上其或未然切望鐫諭敢不欽承餘惟為天下自重不宣某再拜

再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啓元中宮使觀文相公鈞席比以尺牘託天遊附達當已塵浼道阻且脩不果時問動靜良深嚮仰春

氣清和伏惟燕處多豫鈞候萬福頃見報得請雖渠愜
雅懷殊闕士夫之望其於善刀藏之則得計矣區區旅
食長樂粗遣羣盜幸王師以次削平更得善後之策閩
中可以少安山林間人均受其賜非淺淺也大旆今尚
寓龍城否湖南容邇埶不無震擾卜居之宜更宜深入
思慮為佳崧老聞寄身巒洞中至今無耗可念可念燕
閑何以自適想游華嚴境界所造益深甚恨阻邈未能
一叩關鍵以釋蒙昧便風誨示一二幸甚自前年秋還

家得與骨肉輩相聚飽食逸居早眠晏起素餐之媿夫復何言第以族大累重未能屏跡深僻隨分有人事不得一意所學如海上時然時從道人野叟遊究攝生理頗覺有益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斯言妙矣居瘴癘之鄉尤不可不留意也近文數篇謾錄往以資一笑嶠南氣候不常切冀為國自重遣人還八桂寓此以承興居不宣某再拜

梁谿集卷一百十三

梁谿集卷一百十四

宋 李綱 撰

書七

與呂相公別幅

與陳幾叟主簿書

某頓首幾叟主簿宣教執事間違之久每深馳情冬寒伏惟尊候勝常梁谿之别忽忽五年經歴變故皆典籍之所未嘗有此固平日之所深以為憂者第不謂若此之遽而又一身當之也靖康初見與諸李書獨不蒙枉教意以僕在政府故及其冬謫雲安道筠袁長沙留頗久去吉為不遠亦不蒙一字之辱竊致疑恐有見鄙於

朋儕者又思幾叟相知素厚設有未然亦當有以教之
未應遐踈外也用是恐悚莫知所以蕭懋德來辱書所
以開諭甚至前疑頓釋乃知音問之踈但以近世貴人
待僕耳此非所以望於幾叟也某迂拙寡與逢時艱難
進不能持危扶顛以濟國家之急退不能防患保身以
為自安之計力小任重不自度量過情之譽暴集無實
之毀隨至再奮再躓幾至於顛踣而無所容荷上覆照
保全使處於江湖善地念思省咎以感以懲夫復何道

第世故方爾天下所望如中立者亦不過奉身而退少
伊欲餔其糟而啜其醨一跌而殞蓋其難如此可勝歎
哉雖然凡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追思了翁平生
私憂過計之語今日皆效智如蓍龜使人益歎仰耳見
示默堂箴碑本使得置之座右愧感無已如僕者動罹
憂患正坐不能默耳又欲使之有言其何辭以告輒拾
了翁遺意作四絶句以塞來命願勿以示人也蕭懋德
遠見訪愧無以答其厚意風度夷曠趣操端亮不問而

知其嘗從了翁遊也君子之澤能入人深如此見懋德云幾叟有欲相過意果然當作書張漕令就提刑司求訟檄幸見報也所欲言者非面不盡正寒千萬良食自重不宣某再拜

與李蕭遠郎中書

某再拜蕭遠郎中執事頃於王堯明處講聞甚久願見未遂每深馳情辱書所以慰藉勤渥佩服無諭凝寒不審動靜復何似某踈拙寡與適當國步艱難之秋進無

持危扶顛之策以副圖任之意退無防患弭謗之術以為保身之謀仰荷上恩寛覆處之江湖善地兹者移居澧陽雖使自擇不過如此感懼之深夫復何道承誨以讀易之學厚意何以當之士固有終年同處初不相知亦有未嘗會面而意氣脗合者與執事初無一日之雅而遽以二書告之非意氣相期何以及此憂患之餘正欲以此洗心第鄙惰未能有所悟解願以深所得者發藥之幸甚沔澧相去不遠儻得少安繼此可以通問歲

云暮矣切冀良食自重不宣某再拜

與向伯恭龍圖書

某拜啓伯恭知府安撫龍圖執事自適嶺海不敢復與中州士大夫通問獨切懷仰旬日前領所寓臨川書專使來又辱教貺感服至意亡已竊審奪哀以從王事迺來孝體萬福尤以慰浣區區南渡次瓊山忽奉德音聽還大恩難報第深感涕假道廣東以歸訪家於江浙未知川途通塞何如世故至此痛憤何言聞諸道路長沙

倉卒之變微妙手彈壓即湖湘間當大擾矣辱垂諭又得其詳良以歎服靖康初巨寇臨城而姦民乘間作過擇情重者治十餘輩以故踰月帖然迨有二月五日之變始紛紛刼掠親持所得內侍家弓刀之屬詣行營者一日之間至千餘人推倡率者得二十餘輩梟首號令餘皆叱遣人遂以為好殺殊不知京城持仗為盜法皆當死矧此時耶以法言之乃是所貸者千餘人借其首以行吾令者聊復爾耳此意罕有能識者今足下乃能

如此豈不真可歎服哉嗟乎誅一以懲萬則謂之好殺治兵以自彊則謂之主戰持此議以禦今日之患戞戞乎難矣哉以足下了了於此故謾及之然威信既著之後却須拊以恩意使恩威並行何往不濟更有一事凡經變故小民必乘時以掠富家不但卒伍而已誅之則不可勝誅不治則啓僥倖樂禍之心其患在後當於事定威行之後置一官司出文榜立期限俾得關遺之物一錢以上並自陳納過期因事彰露為人告發並置之

法旬日之間當巳山積矣必為二籍有記號者歸其主無者以助軍費公私兩辦而小民有所懲此唐人以棘圍收華清材石術也足下既辦上段此下段不敢不以告頃治金陵叛卒嘗以此語守土者而不能用迨今以為恨然又須乘時為之既久則須斟酌耳僕自寓瘴海隨行使令者物故過半獨父子幸無恙不為瘴毒所染然賤軀得重腿之疾行立皆妨殆為廢人矣天幸生還採薇散髮若脫兎之投林今適其時賴足下輩努力為

宗社計捍患禦侮使得安於丘壑間耳幼年術者謂命似東坡雖文采聲名不足以望之然得謗譽於意外渡海得歸皆畧相似又遠謫中了得易傳論語說尤相合者但坡謫以暮年僕猶少其二十歲坡儋耳三年僕瓊山十日比之差優至坡歸以承平無事之時僕歸以艱難多故之日則不可同年而語也此行往返先兆甚多皆非人為以此處之粗能恬然海上間亦作詩文以娛但不敢以示人亦無可示者因來諭謾錄近所作一卷

去亦有韻語一篇奉寄聊發數千里一笑觀畢須束之高閣恐有照管不到處且免箋注也元中間通書尚留龍城未有所適崧老今猶寓修水否得舍弟輩九月閒書已挈家如浙東亦未有定居此行姑詢訪就之貴聚今留臨江惟挈來長沙在今真覺有累然不必過慮也患龍焙毛頴甚荷蓬萊香少許謾致海南遠意未期合并千萬為國自重迮次具報不宣某啓上

與李封州致遠書

某拜啓致遠知郡學士執事都門之别踰一紀矣庚子
歳在閩中嘗一通問爾後不果嗣音然景嚮之情不少
忘也歳前自海外蒙恩北歸次繡江詢沿泝郡守乃審
從者屈臨偏壘方欲具尺牘以承動静使至竟先翰墨
之辱慰藉之意良厚愧佩無諭新春伏惟尊候多福區
區自宣和末以迄于今經歴變故皆載籍所未聞所蹈
危機亦古人所罕有靖康間事諒已稔聞不復具道建
炎初睿主龍飛首被考慎之選力辭不獲則思欲畢精

極慮以圖報萬一而迂愚寡與愛莫助之動輒齟齬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則又遽乞身而去誠以艱難多故之秋非貪戀榮寵之日斟進亟退非得已也後一年竟以人言遂涉鯨波罪釁之深分死海上不歸骨中州矣大恩聽還賞出望外第深感涕與賤累輩相別跨涉四年歸心如飛至容南適感癘氣又傳報江湖間寇盜驚擾紛紛憂憤之深宿疾大作須調治稍安及道路無梗然後敢行尚阻承晤馳情可量敢冀為時自厚前迓

光寵草略具報幸察某再拜

與蕭建功書

某啓懋德承務執事崇陽之别忽涉三年自適嶺海不復與中州士大夫通問久不嗣音然懷仰之情未嘗少忘也專人來遠辱書翰殊荷眷眷之意且審動静尤以爲慰春深邇來體氣勝常區區南渡次瓊莞蒙恩聽還出於望外第深感涕海道往返幸無虞歲前行次容南方欲問津五羊渡庾嶺由江西以歸浙中忽傳突騎南

收江湖紛擾道路梗阻不免少留繼聞洪撫不守諸郡望風皆下良用駭愕峽江深僻當無兵火之憂想亦隨例驚擾今已寧帖否遠方殊不聞行在近耗此情可量早晚或取途閩中以歸如江西已平靜即假道亦未可知世故至此良可痛也錄示李先之著述并既筆墨感戢海上逾年了得易傳内外篇及論語詳說頗有所發明甚恨未得晤語謾錄去一册可以見其梗槩詩二篇聊發數千里一笑須近文并字附三軸去餘未暇及何

當會面以慰此懷臨書增情千萬為器業自愛某啓上

與宋景晉待制書

某頓首拜啓宮使待制執事南都之别首尾六年無從通問良積嚮仰使至伏被翰墨副以長牋辭義粲然所以慰藉良渥感服何已竊審履兹新春台候多福為慰區區無似當靖康初荷淵聖特達之知審觀夷狄憑陵中國之難未巳願効微力蓋恐桑梓翦為龍荒正猶救焚得受芘賴豈敢言焦頭爛額之功耶異意者沮之動

失機會饒閭百端竟以罪逐其後都城失守鑾輿遠狩每一念之未嘗不痛心而泣血也建炎龍飛首被掄選疎拙寡助自度終不足以副委任責成之意亟丐罷歸而嘖有煩言殊駭聞聽仰賴睿明有以察其無他姑從遠斥海嶠踰年瀕死屢矣既蒙恩宥許以生還又荷湔洗盡復舊秩永惟天地之德何以論報然連年奔走緜絡萬里深冒瘴氛疲病有不可勝言者近自江東攜家以居閩境跧伏深僻庶幾少安而還邑羣盜蜂起殊未

奠居廹不得已又須遠適茫然未知税駕之所憂患之餘何以堪之承來誨乃知從者亦因寇攘屢更遷徙嗟乎每讀前史當亂離之際撫卷而永歎者不謂身見之也垂示龍德親筆石刻伏讀流涕方議奉迎蓋有難其行者所以力請而不顧正欲解紛釋疑兩宮安則天下安矣幸如所顧而讒夫因以媒蘖且為進身之資所以不能少安於朝者蓋造端於此廹突騎臨城淵聖感悟知所疑之不然始𠯁耿聶而罷唐恪然亦已晚矣拳拳

孤忠天實臨之此蓋執事之所親見聞者故敢因誨諭輒及皇恐皇恐建昌方擾雖村落間恐非可安之地承欲趣漳泉間甚善亦謀此行第道阻未果姑少遲之耳無官守者何往不可而任責者不然近世以一槩處之可乎未緣承晤臨書增懷千萬良食自重門中均慶閒太冲寓止相近因見煩道意廹冗上狀不宣

與周元中書

某頓首元中賢契執事崇陽之別忽忽涉四年矣自適

嶺海無由通問每深懷仰己酉之秋嘗得李道夫書言足下欲相從於鯨海之上意謂聊復爾耳今奉來教連幅陳義粲然乃知果蹈前約往返數千里冒犯瘴癘間關險阻亦已勤矣雖道途相失荷意之厚何以當之嗟乎僕逺謫雖平生親舊有不復相聞者而足下眷眷於我如此當於古人中求然不免為今人所笑奈何兼審行李已逆温陵即日體氣勝常為慰僕前年春聞有萬安之徙未受命即行夏秋之交次雷陽適海南黎寇猖

獗未敢南渡其冬官軍破賊乃乘桴次瓊筦兩日而德音至蒙恩許自便留十日復渡海而北往來皆便風無驚濤之恐歲盡抵容南傳報敵騎深入江湖間大擾道塞不可行宿留至春暮得寇退報且知家寓鄱陽屬邑幸無虞乃由藤梧康端廣惠循梅以趣臨汀意欲身留建劍間遣子弟挈家來會適有王瓊潰軍之變不果因自盱江訪家於山谷中幸骨肉長少無恙留兩月與姻戚會聚始得扶老攜幼歸寓昭武之泰寧蓋鄉邑也地

僻民淳方且安之偶鄰境盜起連破數縣環視皆戰區勢不可處則又冒險遷徙得達長樂纔數日耳奔走五年間繚絡萬里餘幸且頑健又蒙上恩悉還舊職近復竊祿宮祠僥倖多矣以足下眷眷於我故詳布之自溫陵至此六驛願即命駕見過徐議所適可也在海上了得易傳内外篇頗究聖人立象立意之旨冀足下來一觀有以訂正之行即扵會希慎愛燈下草草不宣

與李泰發待制書

某頓首啟泰發知府待制執事久不承動静正此懷仰季弟至自浙西辱書所以勞誨良渥慰佩亡諭歲暮苦寒比來為況何似伏惟台候萬福區區徙家閩嶺雖頗深僻然狗偷鼠竊蜂屯蟻結所至紛然未知得安居否流行坎止姑隨緣耳伏承峻陟從班殊副士論臨安重寄非宣城比以偏壘嘗試之效當方面可為之時宜賢者之所優為去就之諭第恐不能如雅懷也嘗愛賈生有言曰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公耳忘私國耳忘家利不

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自古以來未有不如此而能立國者然守圉扞敵之臣所以死城郭封疆者豈徒然哉平居閒暇之時講明扞守之策內告於朝外施於事在我者盡矣一旦有不虞之患則死之此之謂死

職若夫告於朝而不從施於事而不可則所謂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者也豈可顧戀寵禄捨所重而取所輕哉近日習俗頽與此異正頼賢者有以振之耳憂患之餘血氣益衰痼疾間作不復有意於世扶危拯溺未墜此道非公輩而誰故敢盡告正阻承晤臨書增懐千萬為國自厚謹啟布問不宣某頓首啓

與許振叔徽猷書

某頓首拜啓振叔提宫徽猷執事虎丘之别迨今五年

自適嶺海無緣通問第深翹跂季弟還自浙西遠辱教貺且聞動靜之詳感慰無量歲晏苦寒邇來為況復何似伏惟台候多福區區蒙恩北歸繼復舊秩皆出望外慙荷何言秋半次鄱陽初冬携家還鄉目前粗安流行坎止姑隨緣耳末由承晤敢冀以時自重謹奉狀不宣某頓首拜啟

別幅

某悚息相別五年之間王室變故土宇分裂生靈流離

一至於此念之心折浙河繁會之地聞盡為瓦礫之場田園雖有存者詎復敢保前此不敢自愛願出一手正懼桑梓剪為龍荒不謂事與願違雖欲為焦頭爛額之客而不可得身蹈大禍幾不脫垂涎之口回顧潸然夫復何道見季弟言從者所居幽勝可人意頗安之今日之事猶之棊然宜觀局勢不當留滯一隅以貽後悔也無官守之責何所不可願詳處之辱愛念及此悚悚其悚息

與秦參政書

某頓首拜啓參政太中台座初夏清和不審動靜何似伏惟翊賛多暇神所聽勞鈞候萬福靖康間幸獲承晤方事之叢不果款奉迨今憮然建炎初次南都聞公當朝廷變故之際精忠許國臨大節而不可奪隨奉鑾輿北狩沙漠私竊慕仰未幾丐罷機政退藏山林人言沓來繼謫湖海當是之時南北阻絶意謂無復有通問之期況得窺尋謦欬光耶去秋蒙恩還自海上訪家江南聞

公脫身敵帳歸次行在鷥朴文集求之載籍蓋亦罕有非忠貫金石神明扶持何以得此念欲具尺牘以通勤拳之意時方挈族如昭武席未及煖羣盜紛起勢不得安復徙長樂轉側兵火間無復須臾寧以故稽緩負負無可言者伏承膺受眷知進參大政士大夫交慶而區區之懷至於喜而不寐者正人在朝善類有依公道既伸天將悔禍蓋為宗社計也方今天步艱難國勢削弱外有彊敵之憑陵內有猾賊之紛擾兵驕財匱士氣益

衰頽公勿滯一隅目前之安而觀天下之形勢豈不深可寒心哉惟公亶諒公忠久孚中外進用廊廟適當國步艱難之秋竊計容侍帷幄嘉言讜論啟沃帝心知無不言者故未易縷數竊願以一言為獻者杜子美所謂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而已天下之禍多出於大臣顧寵祿而保身故李林甫薦蕃將帥邊利其無入相之資而啟安史之亂王黼起燕山之役為固寵之謀而致金人之變事若出於一轍者保身之智周也保身之智

周則謀國之術疎許國之誠篤則謀身之計拙二者不可以兼得然自營之私雖若甚巧而身卒不能保者多矣以公滅私外其身而身安者老子所謂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者是也公生明偏生暗以公用心則一切法成以私用心則一切法壞故人臣極位以公名之眷注之隆早晚當正鈞軸攝念如此天下幸甚區區比年以來遭歷憂患傷羅讒謗皆人之所駭聞者自非荷上恩覆察其無他終賜保全則雖欲視聽食息於今日

豈可得哉自適瘴癘之鄉血氣日衰志慮凋耗疾病相仍令一臂重痺幾不能舉恐終為明時廢人矣跧伏山林保養餘齡志願止此豈敢復論天下事然在畎畝而不忘君非特激於忠義利害休戚實相與同之朝廷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此家此身始有容處以此又未能恝然於心今日之事念之熟矣眷照之素輒敢及之僭易僭易正阻參承敢冀上為宗社善衞生經佇膺大祥以福天下謹奉啟布執事不宣

與呂相公別幅

伏審介圭入覲渙號誕敷陞亞保之崇資付冢司之魁柄恭惟懽慶平章僕射少保相公秉心克一經德不回勵憂國愛君之誠精忠自許膺出將入相之任文武兼資一人眷注之隆四海具瞻之切老成登用中外交欣矧茲衰病之餘素荷照知之厚其爲忭躍倍萬常情輙裁短啓以叙慶賀之意伏幸鑒察昨者率易以拙篇見意方懼冒昧伏蒙不鄙特賜屬和句法之工竊用歎服

許與之厚何以仰承謹當藏之篋笥永以為好傳示雲來有榮耀焉不勝感佩之至

伏承垂誨能平内寇然後可以禦外侮此言盡當今之要務矣建炎初亦嘗以此意具奏以謂盜賊皆吾之赤子譊譊失所故至於此招撫以為我用其利甚溥光武之用銅馬曹操之用黄巾皆得其力然威令不神而徒以區區姑息之恩結之非徒不得為用而患難之興未艾也是時李昱鴟張於山東杜用竊發於淮右叛兵潰

卒蟻結於黎驛魚臺皆去行在無二百里命將四出不旬月間斬馘平殄殆盡其餘巨冦以次招降使之渡河故一時盜賊稍遂寧謐者以上意明斷而不疑也今江湖間巨冦以十數多者衆至十餘萬跨據州縣如來教之所諭非以宿將重兵臨之豈易控制哉州縣不得施其政士民不得安其業内不寧而欲求外患之弭難矣願公為上建明條陳盜賊之當討者命張韓之流總兵捕逐以次削平其就降者必羈縻酋首分散徒黨擇其

精銳者別命將以統之使為我用乃可自江以南盜賊既平財貨可通生民有蘇息之期中興之業可振起也因誨諭故敢僭易及此皇恐皇恐

伏承誨諭祖宗軍旅將佐舊制與近年開端而難繼者非誠心體國何以及此不勝仰服自兵興以來如此之弊不可勝數今少保相公當國洞見弊源正當榷之以術銷之以漸使得復其舊天下幸甚驟而革之則物情駭矣願深留意於此然區區之愚竊願有獻者振起中

興之功當以明功罪別邪正內君子外小人為先根本既固則枝葉自茂元氣既正則疾病自痊此在公度內而輒敢以告特照有素且當世務莫急於此也僭易皇恐皇恐

竊覩自昔有為之相遭時遇主共濟艱難者必先為之規模譬猶大匠之作室門廡堂奧皆已素定於胷次鳩工掄材積日累功而後大厦成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以志崇者其規模也業以勤廣則有積累之績焉

所志者小而責以大功固不可得規模既定而欲求效於旬月之間者亦未見其可也建炎之初規模在於兩河兩河者中原之屏蔽也既失之矣今日之策規模在於淮甸荆湖淮甸荆湖者江左之屏蔽也詎可後哉六朝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藩籬在淮甸而荆湘上流皆有彊藩巨鎮以為控扼李唐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其後淮南歸於周則有豫章之徙勢使然也為今之計保有江左恢復中原莫若以料理淮南與荆湖上流

為先命大將總重兵據形勢務屯田招集流亡且耕且戰外捍彊敵內靖羣盜積穀通貨養士訓兵一二年間藩籬之勢成國勢既定事力有餘然後可以議進取此今日之時務也時變不同而欲以昔之策施於今是猶膠柱而鼓瑟必不可矣周王朴為世宗畫策必取淮南者先易而後難也今日欲復區宇必料理淮南荆湖者先近而後遠也願公無以人廢言為宗社計加慮於此天下幸甚

閩中自去冬以來盜賊紛擾上四州率皆殘破駸駸及下四州矣其原起於范氏蓋有為之謀主者包藏禍心有所窺伺待時而發近者狂悖之語形於移文擅起民兵焚掠諸邑跡狀顯著而官司無敢誰何者自招安以來酋首依舊握兵徒黨未嘗放散竭一路膏血以養之所費已八十餘萬未有艾極藉寇兵資盜粮不知此何理也福建為浙東屏蔽通道二廣朝廷今日豈可不留意於此程殿撰書中必詳具覆此不復覼縷幸冀照察

某罪戾之餘蒙恩復職出於望外實自陶鎔之賜豈勝
感懼自居海濵得重腿之疾宿瘴間作齒髮凋耗行步
艱難恐不復久為世間人矣方將餌藥扶衰庶延殘息
以觀中興之偉績得與田夫野老同受大賜何幸如之

梁谿集卷一百十四

梁谿集卷一百十五　　宋　李綱　撰

書八

與呂相公第一書

伏奉告命除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顧惟疎拙罪戾之

餘何以得此實自陶鎔推挽之賜豈勝感服竊念某累
年憂患異於常人痺癘所侵宿病間作血氣凋耗心志
不寧事緒稍繁即覺方寸憒亂近以所居卑濕復得重
腿脚弱之疾呼醫用藥久猶未效使之膺方面之寄節
制數路經營羣盜實難勉彊必誤國事力具奏辭免而
近降指揮内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悽悽之誠無由上
達敢望鈞慈矜憐孤跡特與將上敷奏許之罷免使得
依舊宫祠尋訪醫藥以養病軀莫大之幸輒以奏狀及

錄白副本納上

某再被都省劄子敦趣上道又蒙誨諭屏去尋常禮數感懼之情良不自勝近年士大夫辭免恩命固有姑以為禮者如某迂踈見於已試誠不足以當委任之重加以疾病醫治久未痊愈難以勉彊力祈罷免非備禮而已朝聞命夕就道古人有之然皆素為將帥部曲甲兵色色備具故可如此今朝廷起某於閑廢之中所降指揮惟得任仕安兵千餘人其餘條具畫一事件辟置官

吏差破諸色人應副錢粮起發之類皆不該載雖欲力疾上道豈能辦集兼其累年以來遭惟誣謗皆駭聞而難堪者朝廷未曾與辨明而遽使之當閫外之寄尤非所宜提千餘疲卒以臨數十萬盜賊安能有濟敢望鈞慈矜憐特與敷陳追寢成命莫大之幸況已有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今又置此一司似乎重疊節制行遣一切妨礙使州縣何以遵稟備禮置之不若不置之愈也荷相公眷念有同骨肉故敢冒昧輒布腹心惟恕亮幸甚

情迫辭切皇恐無地
伏蒙垂諭江浙福建盜賊漸次平静惟荆湖巨盜紛紛
非重兵不可掃蕩必得孟韓二宣撫引兵到彼方能殄
滅内寇既除方圖外患先後緩急之序誠如鈞誨所及
韓世忠勇而有謀决能辦此外議恐朝廷别有使喚去
處未必為此行望相公矜念荆湖兩路盜之衆不及時
討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惟留意主張毋輟韓侯使副
孟參政了此一事為善盜賊既定長沙帥守遴選其人

置衰疾者於度外使得且就閑養異時驅策所不敢辭敢冀矜念某再拜

伏蒙垂諭偽齊有不可討之理不萬全不可輕舉鈞諭及此天下幸甚兵法知彼知己乃可以戰如誨諭所及可謂知彼矣知己則未也自此年以來國勢削弱將士驕惰今方漸有振起之意譬猶病人有向安候正須自養而欲遽與人鬬可乎為今之策莫如自治既平內寇則以料理淮南為先某嘗獻此於左右矣而料理之說

必先為之規摹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藩巨鎮布列南淮為之屏蔽也今宜擇要害之郡以為藩籬而於督府置大帥以總之以今沿江重兵及荊湖將來招誘之衆分屯營田且耕且戰招集歸業之民墾闢耕鑿幸歲一稔積蓄漸充武備修飭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乃可徐議其餘此規模先定之說也近年以來深可惜者淮南諸郡多付盜賊以為鎮撫使夫建侯於經綸屯難之時固所當為然不因功德而以與不可制御之盜賊

責其能布宣德澤於平居無事之時捍患禦侮於倉卒變故之際何可得哉今宜漸收鎮撫使元係盜賊不得已而付之者如孔彥舟輩優與官職駕馭用之而所領州郡擇人為帥漸成屏翰之勢乃可立國至於欲有所為則須車馬甲兵將佐偏裨纖悉具備粮食財用種種優裕士氣已振而又有可乘之機會然後可議不然則在今國勢豈宜更有差跌哉此在相公度内乃蒙下詢故敢竭盡其愚伏幸詳察皇恐皇恐某再拜

與呂相公第二書別幅

竊覩邸報伏審光膺典册開府建牙兼將相之大權當中外之重寄共惟歡慶都督特進僕射相公精忠許國勳業格天常有親提虎旅掃除氛祲之心果膺授鉞齋壇總督中外之命方今時運將泰國步猶艱必得一代之宗工當王導謝安之任乃能振起中興恢復土宇是宜斷自淵衷特頒異數以千載久廢之職付之信臣拱垂而仰成也某久荷眷知之隆幸出指呼之下其為欣

抃倍百常情更望益勵壯猷茂建殊績以對揚天子之
休命不勝頌詠之至
其踈拙寡與獨荷相公傾葢相知意氣脗合自經憂患
以來尤欲退藏省事不謂過蒙奬借令兹誤恩實自推
挽豈勝悚佩衰病相仍心力凋耗深恐有誤國事輒具
辭免仰煩敷陳上恩過優不容遜避特遣中使降賜敦
遣益深惶懼廹於天威不敢不力疾上道然瘠朽之質
其實無堪已再具奏乞檢會前奏特賜罷免更望鈞慈

曲為奏陳併遂所請以全晚節不勝幸甚仰恃眷憐謹布腹心敢冀垂念干冐不勝悚惕之至
伏蒙朝廷頒降相公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陳乞畫一指揮許令遵用竊觀其間論請兵及乞差武臣總管措置控扼等事可謂周盡事情已比類條具陳請外更有小節未備去處亦已條畫申明惟是荆湖兩路疆界闊遠接連襄漢四川襟帶江淮二廣為東南上流目今盜賊蜂屯蟻結見數者二十餘萬非得重兵豈易招捕禍

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將來討定盜賊之後須還行朝本路分兵屯駐防托要害之地以備彊敵非得兵五七萬人安能足用今依畫一內申請纔得二萬之數又須旋行踏逐閑廢之久亦莫知兵將姓名數目所在姑以耳目所及者陳乞止有八千餘人惟岳飛及吳錫韓京吳全數項軍馬見在湖南依近降指揮合聽某節制亦乞撥充前項數目聞岳飛者忠勇持軍頗有紀律輒具奏乞依畫一陳請差充本路副都總管敢望鈞慈特賜敷

奏俾從所請不勝幸甚其將來扼控合用兵數尚闕容
到本路續條具申稟次
其向者上狀輒以荆湘置兩宣撫事體相妨仰瀆鈞聽
伏蒙垂諭兩司不相節制區區之慮正不在此昔唐兵
圍相州郭子儀李光弼皆在其間而九節度之師所以
皆潰者盖以節度不専之故今宣撫兩司同在一路招
捕賊盜支用錢糧辟置官吏號令軍將無縁一一相合
朝廷何以責成其已具奏乞許罷免或明降處分將兩

司職事區分庶幾有所遵守不知朝廷之意以為何如伏望鈞慈早降指揮施行重蒙垂諭且往二廣撫定諸州以俟孟韓回師上荷軫念然事欲求成必先正名名不正而欲濟之事不可得也今兩司皆是宣撫而兵將多寡事體重輕甚相殊絶深恐將來虛受其責更望照察有以處之不勝幸甚皇恐皇恐

承都省劄子備奉聖旨令相度由汀道之任已依禀相度具奏朝廷如欲令速到本任措置本路職事莫如自

江西虔吉以趨衢潭如必欲令取道二廣路極迂遠三倍於江西又方暑月瘴癘正作而英韶循惠間皆有寇盜其勢非得重兵不可以行須就建康虔吉等處俟候陳乞踏逐諸項軍馬齊集乃可前進又曹成一項賊馬已犯連賀二廣兵弱亦須重兵乃可措置招捕兵力不足未見其可伏望鈞慈特賜亮察早降指揮使可遵稟施行

兵行以財裕為先蒙朝廷專委荆湖漕臣為應副而漕

臣兩員竝不知任已於畫一中具奏踏逐到朝奉郎王
淮可以倚仗乞差充湖南轉運判官又知鼎州程昌禹
任内招捕盜賊循拊兵民頗有勞績近已罷任深慮别
差官未必能如昌禹欲乞且存留在任伏望朝廷特從
所乞不勝幸甚
比者上狀人還特辱寵賜教答誨諭周悉眷勞有加感
刻之情無以為諭不審大旆已未起離行闕將來駐師
何地如聞少留建康諒惟措畫經畧已有成筭其竊不

自揆嘗以料理淮南以為藩籬蓄鋭待時之策獻于左右更望深留鈞意不勝幸甚

與呂相公第三書別幅

不審總統大軍巳次何地如聞自鎮江少駐建康伏想措畫巳就緒屹如長城盡護江表甚慰中外之望某亦巳開司非晩啓行第以疎拙衰病之資輒當閫外委寄之重愧懼之極夙夜靡遑尚兾仰賴庇庥未即罪譴拳拳之懷非面稟莫旣萬一

其憂患之餘衰病日加本不敢當數路重寄咫尺天威臨以使命不容退避仰恃相公當軸照亮有素黽勉就職已於二十四日開司擇五月六日啓行種種旋行辦集殊覺費力任仕安兵千餘人逐急分作三軍軍數百人不成部伍平時使將帶之任固無不可今荆湖二廣盜賊如林非得重兵何以鎮服又蒙指揮取到廣東撫定諸州今曹成一項賊馬已破連賀侵番禺其衆十餘萬除老弱婦女外少壯能戰者不下三萬人提千餘卒

豈能使之畏威懷徳肯就約束切望相公垂念檢㑹其
畫一近奏依江東安撫大使已得指揮所踏逐兵早賜
差撥如其間已有占破者乞自朝廷别差一項近上統
制官自成一軍者付其使喚不勝幸甚
得廣東報曹成軍馬已至賀州占據懷集縣係廣州屬
邑不數日可至番禺林帥以統兵界首捍禦為名不在
城中誰與固守勢殊可慮得客院近降指揮曹成如犯
廣南令岳飛追襲掩擊深慮勢力不敵未能決勝非得

韓少師率兵一行恐難制其死命緣廣東非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路分乞自朝廷降指揮令不拘路分前去招捕庶幾有濟其如蒙朝廷差撥人兵齊集亦可自英韶前去以遏其衝與韓聲援相接但兩司不相節制須得指揮令同共措置為善申都省狀論之甚詳伏幸加察

申都省狀五件恐相公已起離行在別録一本致左右伏望特以一言奏上庶幾淵衷取信朝廷一一應副施

行非特其蒙被大賜而已幸冀照察

與呂相公第四書别幅

竊承大旆已起離行闕不審總師今次何地方此隆暑伏惟衝冒跋涉有勤與衛精忠許國竊計不以為勞也規畧之遠佇覩恢復迄用有成以隆宗社無窮之基以慰四海傾徯之望無緣躬受約束但有瞻跂

某力疾上道已次南劒閑廢之久乍總戎律殊非所宜加以剏置一司種種旋行辦集尤覺費力以綿薄而當

委任之重夙夜震懼不遑寧處數日來鬚髮皆白精爽皆耗乃知憂患之餘所傷已多不可勉强如此荷照知之厚不審蒙矜念否近具畫一申請兵粮之類至今未奉朝廷回降指揮引領望之以日為歲日被密院劄子令處置諸處盜賊亦得荆湖廣南州郡文移乞發援兵本司目今得任仕安兵總千餘人無可分撥不過行移劄牒備禮而已當職任而無實以稱之良自愧怍敢望相公特留鈞念無推挽之於前而使之顛沛於後幸甚

幸甚

密院劄子有旨令某徑詣廣東保護本路已依禀邐迤前去然曹成賊馬侵犯廣東近在數程之間而某置司之初總兵上道其去廣東遠在數十程之外使賊果猖獗安能有及又所將帶任仕安兵除輜重火頭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縱使奔趨到彼疲乏甚矣以千兵當十萬之衆其何以戰非得朝廷應副前奏所踏逐兵稍成軍容勢決未可輕動如蒙敷奏俯從所請遣韓侯行使

與某同共措置即由南雄英韶經趨番禺循海潮惠一帶勢便安枕可以責辦軍賦會合岳飛許中之兵三道掩擊決有可勝之理策無出於此者幸相公垂念近得廣東林帥報曹成賊馬既破賀州遂犯封連亦聞有就招撫之意雖賊情狡獪不可信仗然因而撫之使果能改過自新夫復何求儻或疑貳俟廣東有備因而圖之亦未為晚昨日奉密院劄子令孟韓二帥分撥軍馬應援岳飛會合廣西許中兵夾擊期於淨盡擊之是

也第恐廣東未有備賊遏重兵必乘虛以犯番禺林帥
旣以提兵防托為名不復城守深慮失番禺則其餘州
郡望風奔潰為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日之策非得韓侯
親提兵以臨之未見所以挫遏賊鋒保全二廣之計某
已具奏乞韓侯不拘路分前去與分撥軍馬意已相合
但遣他將不若韓侯自往之萬全必待他日二廣殘破
而後遣則無及矣僭易惶恐惶恐
相公都督中外委任之重眷倚隆矣然議者猶謂王導

謝安昔居此職初不去朝盖艱難之時斡旋機柄進退人材規模遠略以圖恢復皆當處中以制外擇任將帥如腹心之使股肱乃為得計區區前書所以言相公不可一日去上左右者正為此也其詳更托李參議道鄙意幸望鈞察僭易悚息悚息

朝廷初議欲以廣南財賦經理荆湖所以使其由廣南之任者欲令與孟參連避而已今則不然荆湖巨冦又在二廣其之此行又令保護與廣東元降指揮殊為不

同非得重兵其何以濟正猶疾病証候既變則所以治療之者亦不可執伏望相公特為以此意敷奏如蒙朝廷應副使可圖尺寸之效雖觸隆暑冒煙瘴以赴一方之急所不敢辭也伏幸留念

與呂相公第五書別幅

不審大旆今次何地果於何所置司傳報不一皆未敢以為信然顧惟長江表裏遠曁荆湖盡屬部封防秋已廹當使號令絡繹於路得以遵稟約束預為隄防以免

蹤虜且知大府次舍所寓緩急有所控訴莫大之幸方今彊敵未衰僭竊密邇日有窺伺東南之意明斥堠廣耳目多遣間諜以知其情最為急務至於警急之報亦宜密切行下諸路俾得先事為備伏望鈞慈特賜鑒念其總師已次建昌南豐本欲取便道贛上為廣東之行忽被受金字牌降到指揮以曹成已就招撫令徑往長沙之任及催促孟韓二帥措置事宜交割與其訖發赴行在韓侯一行軍馬就建康駐劄岳飛亦有屯駐九江

指揮事體與日前措置頓然不同莫知所謂豈江北之有警故耶孟韓久駐廬陵以時暑之故未曾措置盜賊獨曹成一項為岳飛所破餘黨有就宣司招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其餘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鍾相殘黨皆負固自若馬友之徒亦未曾放散今名將重兵一旦盡去以二十餘萬盜賊交割與本司使以所得數千烏合之衆當之其敗事必矣輒具奏及申使司乞存留岳飛於潭州駐泊聽其節制使率馬友以討劉忠决須成

功自餘羣盜皆可以次招捕雖二大帥班師未有害也不然實難以虛受重責亦具申禀敢望鈞慈留念幸甚幸甚

與呂相公第六書別幅

昨孫宣幹行幷續差使臣兩具竿牘候問記室必獲呈浼道途擾擾且苦痁疾不果以時布起居狀第勤瞻詠近見邸報伏承有賜環之命及得金字牌降到七月二十五日樞密院劄子伏見簽押竊審已還廊廟處中制

外深得晉朝王謝總統之意天下幸甚某蒙眷最厚方
懼迂疎不勝閫外之寄以速官謗聞命欣躍實倍常情
敢冀照察
不審北報復如何士夫見召韓侯之遽物情頗擾然安
知其非以虛聲擾我正當定以應之耳錢塘固非久
久駐之所然在今日未有能勝之者何者江左形勝之
地在建康然非料理淮南藩籬已固則建康未可都其
次莫如長沙有重湖之險有沃野之饒襟帶江淮控引

川廣接連襄漢異時恢復中原必自此始然累年為盜賊占據州縣殘破民力凋弊非假以歲月拊循整葺未易就緒目前便於漕運以養重兵捨錢塘何適福建川廣皆為無策非計之得也駐驛之地最第一義必定於無事之時有警急然後圖之則無及矣某竊不自揆嘗草具其說欲獻於上以裨廟堂之末議又恐僭易未敢妄發如蒙鈞慈許其申陳續當編次繕寫以進皇恐皇恐

伏蒙朝廷存留岳飛一軍於本路屯駐且令聽其節制仰荷鈞念豈勝銘佩本路盜賊馬友李宏雖已殺捕而其徒黨猶存曹成劉忠雖已破敗而其酋首尚存至於楊么楊華雷進鄧裝鍾相殘黨出没作過殘破郡縣皆自若也岳飛一軍終恐不能久留本路而其所得軍纔及七千餘人除輜重人從疾患孱弱者其堪出戰不過數千人何以鎮壓兩路且為防秋之計惟韓京吳錫共全三項軍馬共數千人元在湖南已得旨撥隸本司續

有指揮令隨岳飛往江州屯泊却令本司勾抽程昌㝢下杜湛人兵使喚今昌㝢再任鼎州不可闕兵杜湛等自不可勾抽而岳飛復留本路則韓京等三項兵馬却合撥還本司已具奏申明敢望鈞慈速賜行下所以必整會於今日者恐岳飛朝廷將來別有差使又欲挾之以行臨時艱於陳請也喋喋不勝皇恐
昨蒙朝廷許依相公在江東日畫一指揮踏逐差兵二萬人數內踏逐辛企宗軍馬但欲得其兵非欲得企宗

也近已交割到二千餘人外尚有一千餘人精鋭軍馬

為福建等路宣撫司擇揀勾抽將帶往湖南路本司已

得旨令數盡撥還累累關送皆不報不知何謂候班師

日依舊占恡不遣不免再須干告朝廷蓋不得此千餘

精鋭人兵其餘皆揀退孱弱者無所用之人又有馬百

餘匹本司諸軍全然無馬此尤不可輟者先具禀知幸

賜鈞察企宗以病丐罷欲乞宮觀或尋醫退亦佳矣已

具奏聞敢望速賜施行幸甚

荆湖兩路連年為盗賊殘破公私匱乏福建等路宣撫司屯兵月餘日費錢三十萬貫米五萬碩公帑既空悉取於民近又科撝設錢二十萬貫皆出於漕之諸邑而諸郡所取又不在此數大抵不下百萬民不聊生其到任之後竝未有分文顆粒可以贍養軍馬民間既難復取州縣又無見存雖已遣官往二廣剗刷道里迂遠豈能濟目前之急累具奏祈告朝廷乞於江西鄰郡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應副急闕至今未蒙回降指揮令再

具奏乞就袁州撥米順流良便及其摧貨物轉運司撥
錢應副庶幾不致闕悞矣仍乞以上件錢米充歲賜之
數敢望都督相公以兩路為念特賜矜從不勝幸甚
近於建康府會到都督相公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晝
一指揮數內兩項合行申陳一項係朝廷應副全裝甲
一千副又給祠部五百道變轉下諸州製造本司人兵
全闕器甲只乞依例給降祠部應副製造一項係於歲
賜錢內撥錢十萬貫充回易本司所得歲賜錢米通計

一歲用度所闕尚多犒設將士之類若非回易決難應副乞依例撥錢十萬貫充回易各具奏聞敢望鈞慈特賜敷陳期於必從不勝幸甚此等事若非都督相公熟於兵間豈能洞見利害無似遂得依傍至計以免曠失感服何窮伏冀照察朝廷所恃兩司者初無彼此而州縣諸司種種覬望妄生分別殊可笑怪謂如辛企宗一軍撥過本司則吉州更不批支錢粮方支衣絹閒差撥文字到則更不支給昔人謂廩賜不均其何以戢小人

之志衣食而已厚薄如此安得不爲之動心坐此亡去者數百人皆爲他軍以錢絹招誘軍政之壞未有甚於此時朝廷所當留意也其見所統兵並未曾支請春冬衣赤露藍縷無可裝着天氣尚寒深屬不便累具奏乞於吉州封樁上供絹内撥賜二萬疋應副支給伏望矜從不勝幸甚喋喋干冒皇恐無地

輒具短啟叙謝且致區區之懇意在卒章伏乞特賜鈞覽矜憫衰病憂患之餘難以復當軍旅之事奏疏將來

到日曲加敷陳必冀從允不勝幸甚然其竊慕古人一日必葺之義在本司一日亦須扶病措置不敢弛懈伏幸照察

梁谿集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梁谿集卷一百十六

宋 李綱 撰

書九

與呂相公第七書　與呂相公第八書

與呂相公第九書　與呂相公第十書

與呂相公第十一書　與呂相公第十二書

與呂相公第十二書

與呂相公第七書別幅衡州

其少留衡陽俟委官葺理諸軍營房更數日間即如長沙本路事一面於此措置但州縣官吏類皆權攝民户困於科須盜賊仍舊猖獗兵將單弱錢粮空匱殊未知所以料理之説藉使目前極力擘畫粗可支吾萬一將來北方有警彊敵分頭入寇不知使之何以捍禦中夜思之不寒而慄非敢愛身惟懼無以仰稱朝廷委任之意今幸都督僕射相公還歸廊廟處中制外洞見萬里之情輒敢逐一申陳伏望鈞慈特賜矜察不勝幸甚

其再敂本路州縣官類皆權攝往往有出於孔彦舟馬友之手者因縁科斂與公吏通同為姦皆去其籍不可究治夏秋正稅却更不行催納正稅則有簿歴拘收難以作弊科斂以軍期急廹為辭無籍可考又於田畒上大樁數目不復會計合用之數形勢公吏之家例皆不納所納皆貧下户催及數分則又住罷其餘皆暗貴最受公然入已民力重困逃亡倒户者不可勝計其入境之初首罷科斂嚴加約束將紹興元年以前未納正稅

與折敷配今年正税却令依限催理庶幾官吏可以察
治民漸復業伏幸鈞察
近蒙朝廷差撥岳飛一軍存留本路措置盜賊專聽其
節制方幸有可倚仗忽聞以岳飛奏報本路羣盜已是
静盡却有指揮依舊屯駐九江殊失所望本路盜賊馬
友李宏雖已殺捕其徒黨依舊散漫作過曹成劉忠雖
已潰散其酋首依舊擁衆自若近據探報劉忠在岳州
境上據胡家寨招集餘黨及亡命已五千餘人董旼以

福建等路宣撫司為名招收接引曹成王方自辰沅州前來稱十餘萬人借使虛張人數亦須數萬而董旼欲以三百親兵彈壓恐無此理深慮賊情狡獪復有窺伺湖南二廣之意所以深欲得飛且來了此一事并其餘楊么之徒人數亦自不少措置一兩月稍見次第則移屯九江未晚今乃聽其僤行欺罔之辭不復覈實前命方行後命已改諸將欲自便者其誰不然其恐自此號令不行於將帥矣僭易及此皇恐皇恐

岳飛一軍本司累具申奏祈告朝廷方蒙矜從今以飛片紙虛辭即行改命竊恐朝廷所以待大帥與武將者輕重不倫為有識者之所窺測若且下本司體究著實然後降旨似為得體幸望洞察今飛若果已別降指揮不敢再三煩紊朝廷只乞依舊撥還韓京吳全二項軍馬庶幾目前且可支吾不然決難自立兼韓京吳全等以飛彊奪其人馬有隙皆不願從之抑使徃即復為盜無疑有乞回避狀備録申密院併望鈞慈本司見管兵

二千餘人得韓京等軍可及萬人比元數闕少尚多敢
冀垂念得差近上兵官如王瓔之類一軍前來莫大之
幸皇恐皇恐

本路州縣連年遭盜賊殘破蹂踐之後又應辦大兵錢
糧官司空匱悉科取於民間姦吏乘時裒斂民力重困
又別無生財足用之道惟是前奏乞依江東安撫大使
例撥錢回易及今奏乞於榷貨務依廣東鈔鹽例入納
鈔面錢般運廣西鹽赴本路出賣一使民不食貴鹽二

可抑私販三收其羸餘可以養兵不取於民而用度足皆於朝廷惠而不費又於鹽法竝無妨礙伏望相公力賜主張不勝幸甚

本司人兵今年春冬衣賜竝未曾支請赤露襤褸如丐者然天氣漸寒深恐逃散者多本路軍衣素仰湖北令不復有無可擘畫去處累具申奏乞降指揮於吉州封樁絹内支二萬疋應副支遣敢望鈞慈速賜施行不勝幸甚廣西撥馬及許全委官收買一事併乞垂念

巳作此書未遣人間使臣自行在還伏被教賜仰荷眷

與之厚竊審鈞候一成康復下情感慰之至伏蒙垂諭

存留岳飛本路出自鈞意非都督特進相公練達邊事

洞見機會何以及此今既復爾必有深不以為然者決

難復回若得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軍馬貼助單弱之

勢尚可支吾目前不然何以能立功望相公力賜施行

不勝幸甚荆湖雖遠然手足之與腹心同為一體豈可

遂置度外哉凡申陳事件具劄子拜陳敢冀留念

與呂相公第八書別幅潭州

某留衡陽兩旬彈壓曹成自徑路趨江西辛巳出坃錢粮之類皆本司趲那應副斂不及民適馬友下潰兵二萬餘人自江西復入本路連破瀏陽醴陵衡山諸縣遣人招撫不肯聽伏焚掠四出人情惶駭某自衡陽移師衡山與其寨栅相去三十餘里夜遣兵將渡江晨扣巢穴賊衆初猶抗拒既知勢力不敵遂束手自歸除放散老弱外得彊壯者六千餘人分隸諸將尚有三千餘人

遠去打虜未還然盡得其老小巳分兵招捕勢須聽從入境之初一舉韋勝皆鈞庇所及湘鄉安化間有一項五千餘人亦馬友之衆瀏陽有一項二千餘人乃韓世忠下統制官觧元管押去李宏劉忠之黨至岳陽潰散復此作過當次第遣兵措置將士功狀旦夕奏請望賜鈞念庶幾可以使人先此布懇惶恐惶恐

本路盜賊除馬友李宏下潰散人兵外土賊有楊么雷進鄧裝彭友等數項内楊么最為劇寇擁衆數萬占據

重湖綿亘千里為鼎澧潭岳數州之患憑恃險阻舟檝之利出没作過官軍罕得其便又以妖説惑衆愚民樂從其勢滋長雖已遣使臣齎勑牓黄旗招之决未肯聽從近得榜文數道詞語不遜尤甚非用兵討蕩其患未已議者謂冬深春初水涸之時正可進討須得水軍擣其寨栅逼令遵陸官軍乃有决勝之理水軍吳全元隸本司近隨岳飛往江西見今端閑未有使喚去處敢望鈞慈特降指揮令吳全留老小於江西統率人兵赴本

司使喚候討蕩楊么了畢却往江西未晚機會不可失

願賜裁處幸甚幸甚

潭州累年為盜賊所據有權通判張挨與孔彥舟馬友

交通挾賊之勢恣為不法權長沙令使臣林之問等為

之牙爪科率錢米多入其家公然置買田宅書填官告

出賣入已贓汙狼籍以鉅萬計莫敢誰何本路權攝官

乘時據攘雖皆有情弊然此兩人為之冠捨而不治何

以懲姦已行按發付之有司俟獄具即以奏聞其人猾

甚且復多金深慮有為之地者伏望特進相公特賜照察候案上取旨重與行遣庶幾為姦贓吏之戒不勝幸甚冒昧惶恐

潭州自為金人焚蕩之後孔彦舟馬友李宏相繼占據殘破尤甚官府廨舍倉庫營房率皆無有城壁摧毀樓櫓一空皆須旋行葺治錢糧闕乏目前養兵猶懼不給民力困弊又難科須而城壁營房倉庫廨舍皆不可緩者輒具奏聞乞降祠部紫衣師號變轉修造假以時月

庶幾漸見次第敢望鈞慈特賜應副莫大之幸

鼎州程昌禹累年捍禦盜賊頗為宣力近見邸報方為

朝廷所知然窘急已甚誠難支吾本司已逐急趲那三

萬緡濟其闕乏此外非力所及敢望自朝廷特與應副

幸甚澧辰沅靖州去鄂渚極遠道途又為楊么梗塞不

通如蒙指揮令提舉兵馬盜賊公事聽其就近節制責

以平賊實為便利併乞鈞察

某憂患之餘與世寡合不當復出徒荷相公照知之厚

推挽之力黽勉來此以衰病迂愚之資當數路兵力之寄決難勝任第以乍到未敢遽然有請止俟過防秋盜賊稍息即丐閑散以從素志素蒙亮察敢布腹心伏乞矜念

本路錢糧匱乏之全仰漕臣措置應副侯懋去此幾年黄敦書猶未至聞以母老丐宫祠已得請尚未見報孟參政昨在本路差左朝散郎新提舉廣西左右兩江洞公事趙志之權其人實有心計通於財賦敢望鈞慈特賜

陶鑄替黃敦書改差闕已差下范淇却令改替志之庶幾仗其材力可以倚辦協濟國事不勝幸甚伏幸垂念干冒惶恐

與呂相公第九書別幅

月初遣使臣修記室之問竊計已塵鈞覽專人至特蒙教賜仰荷眷予之厚伏承誨諭早到長沙尤佩至意其八九月之交少留衡陽彈壓曹成出境即趨衡山親遣兵將招降步諒下潰兵事畢遂入長沙交割將兩月矣

諸處作過人兵收拾殆盡羣盜稍息民漸歸業皆自庇休之賜豈不知幸引領門牆第深依仰之至

其近者輒以衰病不堪闕寄仰凟鈞聽復丐宮祠必蒙矜亮曲賜陶鑄重念其憂患過於他人誣謗至今未息實不可任軍旅之事徒荷相公推挽之力誨諭鄭重不敢不行冒暑遠涉中涂得疾恐復有避事之嫌未敢遽請今扶持到本路已幸累月賴朝廷威德盜賊漸息歸民稍安北方無警急之報可以乞身養痾林藪敢望相

公終始其賜保全晚節使進退之際粗有可觀不為世所指議莫大之幸恃眷照敢布腹心惶恐無地

與吕相公第十書别幅

比遣使臣上狀伏計已塵聽覽被受尚書省劄子罷宣撫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各歸逐路帥司已遵依施行綿力薄材得釋四路重寄實自鈞庇豈勝感幸第元降指揮荆廣宣撫司係依相公昨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則例辟置官吏差撥兵將支用錢糧之數今既罷宣司

止充安撫未審官吏兵將錢糧合如何措置除已逐急改正司名一面節次具奏聽候朝廷指揮外伏望鈞慈早賜詳酌降下使有所遵守幸甚

荆廣宣撫司昨得指揮差兵二萬人節次蒙朝廷撥到一萬餘人自至湖南招降步諒安鎮王進等兵揀擇彊壯分隷諸將已及二萬之數上流重地此屯二萬固不為多然非藉二廣通融應副而以一路殘破州縣財賦養之决至闕乏今宣司既罷見在兵將未奉朝廷指揮

如或存留本路彈壓恐須減撥别承差使庶幾錢糧不至窘急巳具申明更望鈞慈特賜裁處不勝幸甚

本路作過潰兵多係曹成馬友下人其自到湖外九月間在衡陽彈壓曹成出境既而移師衡山親遣兵將招降到馬友下步諒安鎮等并老小二萬餘人十月初次長沙即遣兵討七星寨王進王俊等招降到王進三千人王俊以二千人逸去侵犯邵州再遣統制官吳錫討捕殺獲千餘人餘黨悉降目今境内作過潰兵並巳静

盡一路幸爾寧帖皆自鈞庇所及見報朝廷差姚舜明
侍郎湖南招收盜賊不知何謂然姚侍郎練達軍事雅
有帥才某見以衰病具奏復丐宮祠如蒙鈞慈即以代
其使早得脫此莫大之幸不然鄂州程昌㝢亦其人也
仰恃眷照輒敢冒昧惶恐無地
前書輒布懇悃仰瀆鈞聽素荷照知必蒙垂念已兩具
奏聞復丐宮祠以養衰疾今再以劄子洸呈得早賜陶
鑄不勝幸甚重惟誤恩之初蒙諭以朝受命夕引道之

義不敢辭難力疾此來今幸賴朝廷威德盜賊敉寧此方無警急之報可以乞身進退之節始終其賜實有望於左右也干冒皇恐之至

宣司之罷不為細故兩奉教墨皆不及之不知何謂第深惶恐蒙諭孟參嘗論湖南北事不縁此否某素辱孟參相照但近因朝廷分撥兵將樁留錢糧不免移文促之又過吉州日韓球弁守倅不肯應副錢糧嘗勾決人吏造言譖愬聞孟參亦頗云云前書已嘗縷布正恐造

膝之間有所議論敢望鈞慈洞照特賜辨明不勝幸甚恃厚眷輒敢及此悚息之至

總戎之難相公之所諳練今聚兵二萬太半皆招降新附之人一旦改司事權盡去錢糧闕乏將士解體官屬悉罷獨留一衰病書生不知使之何以彈壓萬一少有變故區區一身不敢自愛但恐有誤國事上累相公推挽之力此所以夙夜震懼而不遑也敢望鈞慈矜憐特為敷奏俾從所請早得罷免佩荷厚德何有窮已異時

有所驅策所不敢辭伏冀垂念

其賜書竊審動靜下情感慰之至伏蒙垂諭津置糧米二千碩至鼎州應副徽猷一行人兵已令益陽縣樁辦自益陽至鼎纔三程可以搬運伏恐鈞悉恭自到本路以鼎州闕乏輟銀萬兩米萬碩助之近聞有旨以益陽財賦撥與鼎州長沙諸邑類皆殘破目下養兵既無二廣之助又失益陽決致窮迫已具申陳敢望裁察防江有備北邊無警皆自相公威德所及更冀益究遠圖以

副中外之望

與呂相公第十一書別幅

近遣使臣累修記室之問竊計一一塵浼鈞覽歲籥將終江北無警中外晏然惟幄所銜宗社允賴天下幸甚更望上體眷注精調鼎茵益究遠圖茂對光寵以副具瞻不勝願頌

近承密院劄子催督招捕盜賊某自到本路夙夜究心措置仰賴朝廷威德及將士之力前後七捷除殺獲外

招降到三萬餘人揀汰老弱放散驅虜得彊壯幾萬人分隷諸將此曹皆東北無所歸之人縱之使去又復為盜已刺手背團結與舊兵同為隊伍逐日訓練假以時月當皆為精兵矣目前境内幸已肅清維楊幺據重湖之險在鼎岳間彭友鄧裝巢穴郴虔境上馬友劉忠潰兵尚有往來出没袁吉界者須鄰路會合乃可討捕已逐一具申稟伏幸鈞照

湖湘間累年為羣寇所擾困於科敷民多流徙邇來盜

賊稍息別無重斂已漸歸業田疇悉已耕墾道傍有起屋而居者逐養年歲間可望復舊第控制上流重地不可闕兵養贍兵將錢糧為急恐須上煩朝廷經度耳取過目前何所不可如欲真為控制之計恐非如此所能辦也某早晚去此更望相公深留鈞念幸甚幸甚
某前書輒布懇悃仰干鈞聽欲複丐宮祠以便衰疾荷眷照之厚必蒙矜從然尚未被命尤竊震恐日來所苦加劇以見總軍馬不敢在告將理勉强治事實難支吾

深虞有誤國事為相公推挽之累輒再具劄子拜呈敢

望鈞慈特為敷奏早賜陶鑄不勝幸甚冐昧惶恐

某孤拙之跡憂患異於他人此相公所知昨者誤恩付

以湖廣重寄惶懼不敢當蒙上遣使趣行不容遜避又

承相公誨諭再三故力疾就職既到本路羣寇蒲野未

敢遽有所請今幸半年間招捕盜賊漸已静盡可以乞

身故敢冐昧伏望鈞慈曲賜矜從如已差下人亦告指

揮催促前來使衰病早得脫此佩荷厚德何有窮已竊

冀埀念

輒有少懇干冐鈞聽荆廣宣撫司昨辟陳公輔充參謀官梁澤民充參議官已隨司罷訖既誤其遠來又失舊任殊用自愧敢望陶鑄公輔依舊宫祠澤民以本等差遣照劄得付下不勝幸甚劄子謹拜呈伏冀矜念

與呂相公第十二書別幅　正月二十三日

某屢布誠悃仰干鈞聽欲復丐宫祠退歸山林以養疾衰章上已久至今未聞成命第深震悚顧孤拙之跡素

苟知照諒蒙保全使得盡進退之義更望曲賜垂念不勝幸甚

本路盜賊仰賴朝廷威德招捕悉已盡靜惟江西袁吉接界尚有數項潰兵出沒作過已分遣兵將屯駐瀏陽醴陵攸縣茶陵諸邑及檄江西亦屯兵於萍鄉萬載永新等縣庶幾表裏易為招捕管内州縣流移之民漸已歸業野外田疇耕墾殆徧今歳如得一稔瘡痍有可瘳之理此皆相公經綸調燮之效遠方幸甚更望益勵壯

猷振起中興之業以福天下區區願頌

近被旨令節制劉洪道解潛程昌禹所遣軍馬會合討

楊么已檄諸路及遣本司統制官吳錫等由陸塗破其

蓮塘數寨俘獲頗衆程昌禹所遣杜湛亦屢捷第劉解

相去稍遠恐未必能如期約見叔造戰艦漸成次第所

乏者水軍耳伏蒙垂誨許差崔增一軍前來仰荷留念

春水漸生二三月間正可深入討蕩過此恐散漫難制

敢望指揮早與發遣不勝幸甚其雖朝夕去此本路利

害所係不細故敢涚聞伏幸矜察

近得指揮就廣西起發軍馬同討武岡猺賊朝廷措置誠為盡善廣西軍馬既到本路竊恐亦合依鼎鄂荆南例權聽本司節制具狀申禀敢望早賜行下不勝幸甚

與吕相公第十三書別幅二月十九日

竊見邸報以言者論列有旨特差宫祠不勝震懼重念某憂患餘生罪釁深重招致人言不敢自明上恩寛覆未遽竄殛止處之閑地仰戴天地之德第深感涕自非

都督特進僕射相公矜憐有素曲賜保全何以得此懃
荷之情無以為榆祇俟折彦質到交割訖退歸山林杜
門屏跡省念愆咎伏望鈞慈更賜照察惶懼愧汗不知
所云

其待罪湖湘踰半年矣常懼顛覆上誤國事今者蒙恩
得釋重寄懃荷何言所有自到本路招捕作過潰兵盜賊
頭項人數及見管軍馬錢物數目開具奏聞并申樞密
院敢望鈞慈特賜照察不勝幸甚

昨者招捕到步諒翟忠安鎮王進王俊等作過數頭項潰兵輒以功狀上之朝廷顧其雖以罪罷而將士之功不當使緣其而廢敢望鈞慈矜念特與將士推恩庶幾有所激勸不勝幸甚所有後來節次招捕立功人乞降指揮折彥質次第保奏冒昧鈞聽惶恐無地

湖南諸頭項潰兵招捕悉已靜盡惟北有楊么而武岡徭人出沒作過勢頗猖獗雖隨宜措置旋創戰艦水軍及分遣兵將前去應接深慮占據險阻未易掃蕩此二

事更望朝廷留意一路幸甚

梁谿集卷一百十六

梁谿集卷一百十七

宋 李綱 撰

書十

與秦相公第一書　與秦相公第二書

與秦相公第三書　與秦相公第四書

與秦相公第五書　與秦相公第六書

與秦相公第一書別幅

某比者蒙恩有荆湖廣南宣撫之除顧惟罷廢之餘非

陶鑄推挽之力何以得此弟深感懼重念其自罹憂患于今七年奔走江湖嶺海之間繚絡數萬里未嘗息肩前年秋歸自海上挈族如閩中又值盜賊之擾遷徙不一未嘗奠居加以染瘴癘感卑濕疾病交攻無旬日之安而前此遭罹讒謗積憂薰心志慮不寧動輒煩憒使當方面之寄必致乖錯以誤國事力具奏辭免冀蒙上恩追寢成命而近降指揮内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継迫之情無得而達再四思之惟有干冒仰冀矜察輒以

奏狀及録白副本納吕相處伏望留念特與將上曲賜
敷陳遂其所請不勝幸甚干冒惶恐之至
其被都省劄子敦趣受命就道及蒙誨諭不必禮辭
再三時方多艱宜效古人朝受命夕引道之義感懼之
情良不自勝近時士夫辭免恩命固有備禮者然難進
之意猶賴此以存至於自知其不可而固辭則與夫備
禮者又不相若古人朝受命夕引道如郭子儀高崇文
之徒皆素握兵柄部曲將佐車馬器械種種畢備故聞

命亟行非獨忠義所激亦蚤正素具乃能如此今閑廢之人色色皆無朝廷所降指揮初得高舉兵七千人繼即改差任仕安止千餘人其餘辟置官吏應副錢糧條具畫一之類並不曾該載無由施行雖欲力疾之道勢不可得況其瘴癘之染巳深誣謗之言未白使抱病提千餘疲卒以臨盜賊數十萬之衆安能有所濟哉不自量力黽勉以行不過復如向子諲耳其不敢自愛恐為朝廷羞此所以聞命惶懼而不敢承也竊望相公垂情

加察朝廷既置福建江西荆湖東西路宣撫今又命某
宣撫荆湖廣南兩司同在一路節制不一行遣不同不
知使州縣如何遵禀此又大不可者孟韓二帥既次荆
湖盜賊平定之後長沙之帥禮宜遴選其人顧且置某
於度外使得養痾山林莫大之幸
伏蒙誨示議者欲某有所辟置擇委敦樸之佐以濟
實效李泰發尚書亦以書及此意仰佩眷與良以為愧
某靖康中被命宣撫河北河東兩路辟置官屬如范世

雄充參謀官郭執中王以寧充參議官田亘韓璀鄒柄
詹大和充機宜涊澤民趙枘趙戩張叔獻陳湯求充幹
辦公事張敉黄鍐陶㤥張光等充准備差遣不過十五
六人其餘皆因种師道之舊惟以何大圭為主管文字
使掌表章而大圭文人輕俊館中士夫多不喜之造謗
者遂有聚輕脫於河内之語而議者今猶未釋是以一
大圭而為衆人之累也數年來凋喪之餘僅有存者不
知衆所指目為誰朝廷今日正當以覈名實為先願相

公試博詢之有以埀諭其雖以衰病力辭期於得請然
承命自改益以知士爲難所欣願也伏幸照察
伏承埀諭朝廷措畫之意欲以二廣理荆湖漸通京西
南北以接陜右規略遠也然二廣素號瘠薄財賦窘乏
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尤爲空匱而荆湖闊遠盜賊
繁多養兵賑民恐非通融廣中財用所能辦濟當更益
以江西鄰近州軍錢米庶幾可爲至於因避患之壯人
今爲寇者誘之歸鄉自非臨以重兵收還權柄擇精銳

者勒成部伍使聽號令有不能也招離散之遺民今羸餒者勸之耕鑿自非施以實德蠲減租賦擇貧窶者貸以種糧使安田畝有不能也國步艱難之際輔相侍從之臣争任重責而某以衰病之故力辭恩命負罪多矣然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取之惓惓之心惟相公亮之而已

契勘某自建炎元年八月内乞罷右僕射職事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任便居住乘船欲歸

常州無錫縣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宗下叛兵自秀州作過迤邐由蘇常前來即雇容舟由大江内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兵相遇當時其弟從事郎綸在無錫縣與知縣郗漸商議說諭叛兵不曾焚毀邑屋其是時方到鎮江府初不與知言者乃謂其遣弟迎賊傾家貲犒設製緋巾數千頂以與之實為不根坐此落職鄂州居住行辭者至引漢棄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實其事今來蒙恩宣撫荆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

成李宏楊華劉忠雷進韓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數萬少者亦數萬人跨據州縣遞相屠掠自餘盜賊千百為羣不可勝計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副委使輯綏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辨明於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又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澧州感恩念咎杜門循省不見賓客至於世故百念灰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其資囊士人上書詆訐朝政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絕則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

散官安置萬全軍今來蒙恩宣撫荆湖廣南四路當盜
賊猖獗民力凋瘵之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議論商
搉休戚利害而力行之庶幾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
勤圖治之意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辨明於今來職事實
有相妨兼其見以病患具奏辭免恩命伏望矜察

與秦相公第二書别幅

某兹者以憂患衰病不敢當荆廣委寄之重輒具辭免
仰煩敷陳蒙恩遣中使降賜敦遣不容遜避豈勝惶

懼迫於天威不敢不受命力疾就道已開司擇日起發
第傷弓之餘懲羮吹虀動輒畏縮寧復有意氣可當方
面之任加以見病腰脚步履艱難不任兵事已再具奏
聞乞檢會前奏特許罷免更望鈞慈再為將上俾從所
欲莫大之幸仰恃眷情疊有干瀆下情悚惕之至伏冀
矜察
伏蒙朝廷須降呂丞相昨任江東安撫大使陳乞畫一
指揮許令依用已遵稟條具申請外有未盡事件別具

畫一申明伏望詳酌早降指揮內一項依例許踏逐軍兵二萬人契勘荆湖目今盜賊見數者二十餘萬上流疆界濶遠分兵屯駐要害隄防疆敵通四川襄漢聲援豈二萬兵所能俵布重以其閑廢之久不知朝廷兵將姓名人數屯泊去處旋據目前所知踏逐纔有八千餘人近得湖南關報乃知岳飛吳全韓京吳錫數項軍馬近及萬人見在湖外依近降指揮並合聽其節制已具奏乞岳飛充本路副都總管其逐項所部兵不許他司

抽差如朝廷撥此數項充二萬人之數亦可時下使喚已別具劄目陳述乞差之意伏望相公取旨特從所乞如有已撥屬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兵亦乞依今來所乞撥付本司不勝幸甚昔王翦伐荆非六十萬不可今欲平定荆湖保據形勢為長久之策得兵二萬實為不多又係依江東許用之例非創行申請敢望照察幸甚某前書略道兩宣撫不可同在一路之意未蒙照察呂丞相書中第言得旨許不相節制殊不知正以此為患

也易於師之六三言師或輿尸凶又於六五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輿衆也尸主也六二在師中吉所謂長子帥師六三又以弟子衆主其凶宜矣而使之者在六五故象以使不當言之兵家之忌最在衆主而節制不一唐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潰於相州者正坐此故當時李郭皆在其間猶不免此況其餘哉其已具奏并申都省論兩司同在一路相妨利害頗詳伏望相公特賜采覽取旨别降處分使有所遵守不勝幸甚某竊原朝

廷之意使其取道二廣者正欲使兩司相避之故然古人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荆湖盜賊之多欲宣撫司招捕早見就緒非先正名専任而責成功未見其可伏願深留鈞慮於此非獨某之幸也僭易惶恐無地

近被旨令相度由汀道之任因令撫定廣東州軍比元降指揮增相度二字仰荷朝廷圓融之意不勝感激由汀道以趨長沙比之自江西以往路逺三倍又方暑月

瘴癘正作恐非將帶軍馬之時其便否則固不待言而知朝廷必欲令撫定二廣亦不憚此然英韶循惠間盜賊出没甚衆曹成一項幾十萬人四月初已犯連賀等州二廣兵力素弱呉相昨所聚兵如峒丁之類又聞已皆放散其今所得任仕安兵纔千餘人安能有濟如蒙朝廷盡行應副所踏逐到諸項兵得以統率過嶺會合二廣之兵控扼其衝節制岳飛等兵襲逐其後庶曹成或有可以招捕之理不然兵不足恃未見其可某非過

事辭難者但事求可濟而已伏望相公特賜加察

見報呂丞相新除不審此行之意何謂其嘗於呂相書中具道未可輕舉宜料理淮南自為家計蓄銳待時之意不謂乃塵鈞覽過承寵諭第深愧感睿主聖德日躋眷倚方隆恢復中興之業皆在良弼更望益茂遠猷以副中外之望

其再拜伏蒙朝廷指揮本路漕臣專切應副錢糧近據湖南呂祉及諸州申一路州縣緣累年盜賊殘破之後

無有全者錢糧種種鈌乏漕臣兩員孫綬避賊不在本路侯懋與黄敦書對移敦書以母老闕乞宫祠目今本路並無漕臣某於晝一申請内乞差朝奉郎王淮曽任湖南漕屬頗知一路財計所在伏望朝廷特賜陶鑄庶幾可以倚辦知鼎州程昌禹在任二年討定盜賊安集歸業之民頗見宣力近罷報赴行在深慮别差官未必通知首尾却致誤事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令昌禹依舊在任已具奏并申尚書省敢冀鈞察

某再拜某雖力疾就道具奏辭免恩命深恐伺候指揮
凡百後時已一面申請事件辟置官屬之類所由請事
皆竭愚者之慮竊望朝廷詳察矜從應副辟置官屬惟
汲澤民鄒柄黄鍰為舊僚澤民諳練事務柄直諒有其
先人之風鍰好學有吏材故敢復行辟置伏望鈞察
某再拜伏蒙垂諭於福建運司及吉州樁貨務共撥銀
錢等仰荷垂念得此方可起發了結目前支費至將來
歲計全然未有準擬荆湖兩路連年盜賊殘破既無財

用今又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先到本路縱有些小見
在當已一空廣南兩路自來薄瘠匱乏今又盜賊之警
調度百出自難支梧豈復有餘可以通融應副吳相昨
任廣西宣撫使日開司未久遽罷刻剾所得既已不多
今又經隔時月當已無有雖已差官前去刻剾勢難指
擬勢須干告朝廷更於江西鄰近州軍及轉運司榷貨
務等處應副米斛錢銀已具奏并申都省伏望鈞慈特
賜指揮不勝幸甚

具再拜朝廷元降指揮令任仕安將帶所部軍馬隨逐
前去之任仕安部下元係統領官三人共有兵二千八
百餘人福建路安撫司已於降指揮之後却將統領官
陳照馬準下兵別作一項申請存留福建朝廷不見得
上項事因已依所乞令仕安所部止有一千三百餘人
全然不成部伍分撥使用不行雖已踏逐依所降畫一
奏差又皆在遠卒難齊集今福建路已得申世景兵二
千餘人已具奏乞行撥還伏望早賜指揮施行昔封常

清出師軍容不整為燕人所窺遂堅從賊之心今某蒙恩除四路宣撫使出師之初止有千人不成部伍安知盜賊無窺伺者竊望鈞察幸甚

某悚息再拜新參舊與之往來甚厚去歲同到福唐乃不復相聞疑以建炎初會稽盡放和預買絹嘗降兩官之故今作書啟以謝不敏未知能釋然否恐相公所欲知故以浼聽幸照察

與秦相公第三書別幅

其開司之初種種旋行辦集殊為費力惟是兵將尤為單少權將任仕安下見管軍馬分為三軍每軍纔數百人前此朝廷建置宣撫司未嘗如是盖任仕安下兵本辛企宗統制官一項軍馬今又以摘其半於福建是朝廷置一四路宣撫使反不及辛企宗下一統制官平時無事使之將帶之任固無不可今荆湖二廣羣寇聚萃數十萬人只如曹成一項除老弱婦女外可戰兵已三萬人不知提此千餘兵取道廣東果能為朝廷宣威而

招撫之否與此名必責之以實深恐虛受天下之責又
復顛隮輒敢布露近於畫一奏狀内乞兵伏望鈞慈逐
一應副不勝幸甚
近具奏乞依朝廷降到江東安撫大使司畫一内一項
許旋行踏逐差兵二萬人已旋踏逐數項奏取指揮内
辛企宗下兵四千餘人訪聞皆已撥散所存無幾深慮
有失指準緣某閑廢之久不知目今兵將姓名數目及
屯泊去處伏望朝廷特與差撥或蒙取旨差近上統制

官如王瓌之類整齊一軍應副使喚庶不誤事某憂患之餘本不敢受委寄之重徒以上荷聖恩不容避免相公當軸必蒙照亮又所降畫一指揮許踏逐添差人兵故敢黽勉就職少圖報效更望鈞慈矜察幸甚

某自二月初蒙除授中間辭免頗費時月遠方皆已聞命如湖北湖南廣東州郡往往有書問及公文到來獨潭州正是置司之所略無文移雖已令取索接人及應干須知事件亦無報應葢緣馬友見擁十餘萬衆屯泊

湘潭其意未必不忌其之來如唐藩鎮跋扈遣人代帥往往不納者多矣朝廷縱使由便道之任非得重兵亦何以鎮壓使不敢妄作况其餘羣盜如劉忠劉超李宏楊華雷進之徒布滿境内非兵何以討捕朝廷目前借以兵力使可施設年歲間措置就緒自可歸還正猶小商貸本於大商兩受其利此事願相公深留鈞慮幸甚連得廣東關報曹成已破連賀進迫番禺帥臣提兵出捍恐但為避寇之計誰可固守極可憂慮朝廷雖已降

指揮令岳飛入廣東界追襲深處衆寡不敵未能制其死命非得韓世忠率大兵攔截應援決不能保護二廣今韓兵已到荆湖若拘路分其肯前進宜自朝廷降指揮諭以曹成本是荆湖盜賊大兵所迫遂犯廣東令不拘路分取便道進兵掐捕防遏其衝如能保護二廣州縣不至殘破招捕了當待以不次之賞決須有濟其如蒙應副所踏逐兵將之類亦可自英韶進與之聲援相接但兩司不相節制須降指揮令事宜相關同共措置

乃可軍期報應以速為善已具奏乞於内侍省投進文字及用金字牌降付朝廷指揮併乞鈞察

昨蒙垂諭以二廣經理荆湖此固朝廷置司之意今二廣自有冦盜應副軍興已告缺乏與前日事體不同更望鈞慈詳酌如某前奏乞以江西鄰近州縣應副錢糧不如此決不能濟所以韓侯乞為廣東之行者非獨藉其兵力亦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剗刷錢糧有餘可以通融應副之故若止仰二廣恐致缺誤併望鈞慈其

愚拙有素每有所見於申奏之間不敢不盡事情敢冀

恕亮

與秦相公第四書別幅 五月二十二日劍南州

其力疾總師上道已次劒浦諸事草創種種費力加以

閑廢之久習成踈懶牽強應接尤非所宜憂畏之餘思

慮萬端連夕不瞑數日鬚髮頓白遂成衰翁乃知古人

每一發兵髮頭為白之語端不虛也朝廷艱難之秋儻

得效尺寸以報聖主特達非常之遇雖隕首捐軀甚所

欣願第恐縣薄終無以仰副湔洗委任之意夙夜震懼不知所為尚望相公洞察愚悃始終賛成無推挽之於前而使之顛沛於後非獨某之私幸也惶恐惶恐

某申陳畫一及累具章奏乞軍馬錢糧等事至今未奉回降指揮日逐被受朝廷劄子令措置荆湖廣南盜賊及諸路日有文字至本府稱為盜賊所擾乞發兵應援河北諸路又以錢糧缺乏日虞變故為言不免坐視歎息行移劄牒為文具以塞白而已何則所得任仕安兵

千餘人除輜重水頭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兵既不足以分撥支降到錢數目不多經由州縣類多殘破往往缺乏日慮兵食之不繼財又不足以賑贍徒有宣撫之名而無其實將何以修舉職事仰稱任使俯慰人望此某之所震懼而靡遑也伏望矜察

某近得廣帥林遹咨目及公文具道曹成犯廣東界有聽就招納自新之意雖賊情狡獪未可信仗然廣東虛弱無兵可以制遏其衝深慮岳飛逼之乘間蹂踐其害

不細輒遣官齎近降勅牓黄旗金字牌及本司榜文前去廣東帥司委林遹相度事勢差官同往招撫權事之宜不得不然牓文并林遹咨目謹録白拜呈幸望鈞悉如受招撫之後又復疑貳俟本司軍馬已至廣東會合岳飛及廣西帥司三道夾擊决有可勝之理今未有備而遽欲逼逐其害甚大願相公特留鈞慮

其已遣官屬旗牓等招撫曹成昨日被受密院劄子委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分撥人馬策應岳飛及令其徑

趨廣東保護本路分撥人馬之意與某近奏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措置之策頗同但遣他將不若韓之親往為萬全耳今某徑往保護廣東朝廷之意固善但恐不曾垂慮其兵力不足也夫以兩司之名同而本司所得兵不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一統制官欲使提千餘兵捍十萬之寇保全兩路其何以能濟願相公有以處之使稍可施為無巧婦無麵之歎雖觸隆暑冒煙瘴以副一方之急所不敢辭也惶恐惶恐

其昨依朝廷降到許用呂丞相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也踏逐辛企宗閭臯等兵未奉指揮今聞此兩項人皆已為韓侯分撥前去雖蒙朝廷應副恐亦難以指準目前別無可以踏逐去處唯劉洪道見將侍崔邦弼顏孝恭兩項人馬見在建昌軍以湖北乏糧未曾起發已具奏乞撥顏孝恭下兵付本司使喚庶幾就近可以勾抽兼湖北人兵自合聽某節制伏望特與應副凡朝廷行下聖旨指揮付某軍中乞並

用金字牌事勢急迫庶幾早得辦集前已具奏併乞垂
念
番禺為廣東都會多富商大賈番客之家號為富庶在
朝廷則市舶香鹽所在利盡南海故為盜賊垂涎之地
今欲保護廣東必先保護番禺帥臣林適以統兵畀首
防托為名不復為城守計某私竊憂之今朝廷指揮孟
參韓傒分撥軍馬應援當自南雄英韶以趨番禺則循
惠梅潮一帶州縣便有奠枕之勢可以責辦軍賦如隨

岳飛之後以往則勢益偏重下流必受其害顧相公審
度續降指揮能令韓侯一行大善不然令以所撥軍馬
隨逐某前去聽禀節制亦因得藉其軍容諸事易為措
置已具奏并申樞密院幸望痛察

昨者朝廷遣使討蕩范汝為羣冠甌閩遂安自此懲創
當無復敢有犯上作亂者廟略遠矣議者謂建民有殺
子之風此乃其報而某獨以謂慈孝忠順本是一法無
父子之恩而欲責之以君臣之義難矣作銘一首庶幾

知者稍革其弊輒以碑刻一本計四軸馳納左右文辭蕪纇取其意焉可也伏幸照察

與秦相公第五書別幅 五月二十七日順昌縣

某頓首再拜區區懇悃前書布之詳矣仰揆高明必蒙鑒念密院使臣至伏領五月二日所降劄子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不拘路分討襲曹成且令某與孟韓二帥同共措置與某累奏意頗相合非朝廷留念二廣事體之重何以及此然古人所以師不踰期役

不再籍者以量彼已之勢不憚一時勞費之故今曹成
徒黨之衆非得韓侯親統精兵一二萬以臨之恐未易
制御淹延時月為害浸廣韓若親行策無以加如只是
分撥兵將即乞聽其節制已具申奏伏望鈞慈照察速
賜施行幸甚
某自開司至今纔一月色色皆係旋行措置今漸就緒
但所乏者兵將耳累具奏請未奉回降指揮昨晝一內
所乞差者恐有拘礙不知朝廷差撥應副若干數目深

恐不足元數有誤指準今事勢迫矣無緣坐待往復之

報伏望鈞慈令郣勘應副不足數逐急降指揮於江西

安撫大使及楊惟忠下摘那數項人兵湊足用金字牌

降下庶幾就近可以勾抽將帶前去所乞撥還馬準及

差撥顏孝恭軍馬再具申陳敢乞留察

其所帶任仕安兵下老小二千餘人甚為累暑月暴露

道途尤非所宜今欲自郃武分遣往潮州安泊庶幾本

路糧餉可辦軍兵晨夜亦可倍道兼程以趨廣東自此

無復濡滯去處第徯望朝廷回降指揮以日為歲尋常

急遞自行在至此月餘方到專遣人亦須二十餘日又

須道路無阻乃可如期今去行在益遠深慮報應後時

事失機會累具申奏乞以聖旨指揮事件並用金字牌

降下庶幾速得被受今之金字牌乃古羽檄遺制施之

軍事實為允當伏望敷奏特從所請不勝幸甚

某亟遣密院使臣回道途間揮汗上狀殊不端謹幸望

鈞察亦遣使臣兵級隨逐前去朝廷回降指揮得以付

之為幸前路續修問次

與秦相公第六書別幅　邵武發

某頓首再拜被受御前金字牌遞到密院劄子以某奏請韓侯親統大兵前去廣東措置曹成特降指揮孟韓二帥如遣發軍馬不能尅日殄滅大寇即本司自合躬親前去仰見睿主留神遠方俯採芻蕘之言如此天下不勝幸甚然猶有愚見不敢不盡陳之竊慮孟韓執本司躬親前去之文謂當移司則官吏兵將輜重之屬盡

當隨行不唯遲緩有失機會二廣之勢偏重深恐倉卒
色色難以應辦却致缺悞不若只令韓侯選擇精銳以
行量帶錢糧輕齎以備緩急乘機以破大憝事畢即還
本司最為得策探報韓侯尚在吉州由南雄英韶順流
以趨廣東挫遏賊勢正便道也伏望鈞察僣易惶恐惶
恐
其再拜上啓被旨許撥還馬準人兵付任仕安仰荷朝
廷照察然畫一內所乞數項軍馬未奉回降指揮恐是

與畫一申請事件衮同降下遂致稽緩廣東之行旣速
唯以軍馬之集為先敢望檢會累奏及今來奏請特賜
鈞旨摘出畫一内踏逐乞差軍馬一項先與施行仍用
金字牌遞降不勝幸甚材植辦然後可以責匠氏之巧
魚肉備然後可以責庖人之精某雖不才儻蒙朝廷應
副粗足有為願盡死節以報聖主大恩馬革裹尸乃素
志也伏幸垂察
應本司奏狀等皆某親所草定苟有所見不敢不盡惓

惓之忠但恐情有所激辭或抾直伏望相公敷陳之際
特賜鑒念幸甚適得荊南鎮撫使解潛報桑仲為郢守
所殺襄鄧間其徒頗猖獗不知朝廷已得此報否今以
潛申狀納呈恐鈞悉

梁谿集卷一百十七